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八上卷目錄

高僧傳法四 郭子章

晉劉慧達大師傳 釋慧皎

宋大慧杲禪師傳 釋宗演

明慧廣緣禪師傳 屠隆

王育無漏瓶禪師傳 沈一貫

阿育王山志 卷八 目錄

明州阿育王山志第八下卷目錄

阿育王寺住持東生明禪師塔銘 袁楠

有元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佛日圓明普流

禪師光公塔銘 危素

鄮峰西庵塔銘 釋元熙

大千照禪師塔銘 宋濂

有元靈隱景德禪寺明宗慧忍禪師東嶼海和

尚谷銘 虞集 祭笑翁和尚 張即之

御祭澹庵和尚 祭益宗和尚 釋體元

澹庵安骨佛事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八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編

天台釋傳燈無盡父校

△高僧傳法

佛名爲覺僧名不覺匪覺宏人人能宏覺如來義
逝傳宏者僧光光相然是名傳燈慧達開山資始
奉律豈惟茲山天下表率唐宋以來更律爲禪雖
曰傳心孰非戒先志高僧傳法

晉竺慧達大師傳

出高僧傳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訶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乙

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
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
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塢像禮拜悔過以懺
先罪既醒卽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
禮懺爲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
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
望見此剎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
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
中央碑覆中有一缺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
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瓜甲及一髮髮伸長

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
八萬四千塔卽此一也旣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
西更鑿一刹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
爲三層又昔咸和中卍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
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
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人
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岡後
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
浮在水上卽收送縣縣表上臺勅安傷足下契
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

阿育王山志

卷八

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旣通一見失所近
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悝所行故遠涉山海欲
一見禮拜耳悝卽引至長干五人見像咸歎涕泣
像卽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王遠處
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
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勅施此
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
趺方具達以刹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
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
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迎巫祝以迎之

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耆老者謂是天
師之神復其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
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其
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漕百稽首盡虔歌
唄至德卽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
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卽接還安置通
元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
元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日
稽禮拜鄞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
存基墟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脩△龕
阿育王山志 卷八

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
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顓復加開拓達東
西覬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於六山
塢烏石畧梁會稽沙門慧皎撰

宋大慧普覺禪師傳

畧附育王紀事
詳載禪師年譜

釋宗杲大慧禪師係宣州寧國縣人姓奚氏其母
夢神人衛一僧黑頰而隆鼻造于臥室問其何所
居對曰岳北覺而有娠及誕之日白光透室舉邑
歎異實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初十日己時師年
十六父母知師無處落意指東山慧雲院禮慧齊
爲師師年十七納僧服請具足戒于景德寺自尔
智辨聰敏不假師承乃至紹興廿六年丙子師六
十八歲正月離梅陽十月至寧國適明州育王山
寺使至淮朝命住持十一月渡錢唐至明州光孝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寺開堂十五日入院次年丁丑師年六十九歲住
育王累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並舉檀度向從
冠于今昔寺以衆多食貧常住陳請海岸閑地僅
得千頃命工開築以爲南畝費緡錢十萬餘師率
八萬四千人結般若會出緡錢以成歲入用贍齋
厨育王提唱有語錄一卷至隆興元年癸未師年
七十五歲闡王師凱旋作偈塵氛一掃蕩然空百
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
公出衣盂合山清衆闕華嚴經七百餘部用祝聖
壽保國康民夏之寧國上冢葺治還上復取向賜

宸翰以御寶識之曰賜大慧七月十二日示微恙
大衆力請說法師委曲付囑曰汝等各隨所緣以
佛法爲念十四夜有大星墮于寢室之後師聞微
笑曰吾將行矣了賢請偈師厲聲曰無偈便死不
得也請不已偈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
無偈是甚麼熱大投筆吉祥而逝乃八月初十全
身葬徑山庵後賜謚普覺塔名寶光釋宗演編

明慧廣禪師傳

師俗姓姚諱讓義梁溪人年三十祝髮爲沙門法
名真緣道號慧廣遍叅尊宿禮名山歷十六年徂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五

念佛三昧兼悟性宗萬曆二十六年四月渡江卓
錫四明禮阿育王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
博顙悲淚曰某何德而感如來希有瑞相誓焚身
以報佛恩道俗遠近來集疑信者半有一闡提大
姍笑何物闍黎敢行誑惑有如熾然而不勝楚且
逸吾必捉而燼之與大衆期是月二十五日西歸
卜茶毗上塔山佛跡亭至是日師取香油塗身結
跏趺坐而說偈曰四大妙有有不一性真空不
空忘照何曾有前後罪福如霜杲日中厝薪四周
口誦佛號足下火起師端坐嶽峙燃至腰以上衆

懼其體小欲將取薪搗之師微頷曰無庸俄而頂上起青光一道光中現化佛約脩二尺許金光燦人胸前兩臂並作黃金色大衆驩踊者悲涕者讚歎頂禮者聲如沸亡弗迴心三寶卽聞提亦向師大懺悔云師初入山見一黑虎夕坐崖石有二神人作禮求師授記師之德行道果於菟山靈知之矣世人徃徃疑沙門卽證道何必焚身大火焦灼何得不知痛楚知痛楚者四大主人今云不知主人安在又有云或魔馮之夫焚身供佛古至德沙門嘗有之非創見師捨幻泡而寶靈光乃證道果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六

行人脩色陰空機熟觀成則四大枯木耳性靈離合在手合則暫寓形殼痛癢相關離則跳出虛空何預枯木焚枯木奚楚矣而又疑其魔者世有魔豈得無釋證耶昔法智大師立誓必欲焚身供佛楊文公請詔旨力止之住世若以師焚身爲魔事則法智師之立誓焚身者亦魔念耶魔馮而楚身亦或有之魔力亦能使人不痛焚然當觀其究竟若何如師臨終勸人諄諄念佛生淨土無疑魔哉無疑魔哉奉 三寶弟子屠隆和南撰

釋傳

慈方婺州義烏縣人也幼而聰悟

喜閱竺典年二十詣太平縣東山堂僧通菴雅髮
時妙峰覺法師闡教觀於天台山師從之受業
於言下大悟止觀之旨云人雖解妙非修不證自
後恒持梵網經心地品修行大悲懺法頂禮六師
寒暑不輒後從守菴和尚於石城受具戒披衣托
鉢循乞利生言笑不苟戒德無瑕蔬食布衣一中
而已兼善瑜伽談口施食誠謂梵音清雅令人樂
聞余先考妣咸叨薦悼萬歷丙子歲南京吏部尚
書平湖陸五臺公謁鄒山塔見舍利光瑞希有公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七

所然發心始爲檀越重建育王塔殿聞師道風遠
播戒節精瑩公卽同太倉王鳳洲司寇四明屠赤
水儀部及不佞連名具書請師住持師諾其請
卓錫鄒峰焉乃丁亥八月入院偕師弟傳餘及
徒衆則正理正昇爲上首同心出力募緣修葺殿
宇并豎山門廊廡禪堂僧室百堵雲興石塔鍍金
椽題藻繪幢幡寶蓋金碧輝煌東南名刹于是稱
最荷蒙 慈聖宣文明肅端獻恭熹皇太后 欽
差內官監太監張本賚賜白金鈎環紫衣袈裟三
頂令師焚修祝延 聖壽師與郡丞龍公德孚

言之下劍悉相投法門寶塔悉賴金湯及公陞階
都時重拈金山東坡故事腰解銀帶一條賦詩云
休言我帶難爲玉總是君恩好鎮山之句藁林一
時之盛莫過於此師嘗言人世虛假淨土是歸遠
追廬阜遺風結蓮社於妙勝殿大集善友數百人
每月初八日三時繫念彌陀佛號解脫世網畢志
往生故遠近黑白悉從法化余以行驗師師實蓮
域中再來人也托質烈土現比丘相誘掖羣迷咸
得向惟越致無論師內秘外現卽化緣修福真不
可思議矣萬 甲寅歲閏九月初二日示微疾索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八

冰漱口沐浴更衣結跏趺坐命諸徒衆朗誦戒品
面西安然而逝法臘三十春秋四十九歲全身葬
於殿後仙人岩左其徒理公囑余文記之故述師
行實以此重系之以贊 贊曰師負衣鉢循乞諸
方持律嚴甚懺聲揚揚傳法天台卓錫育王重新
緝殿舍利增光緇素皈依仰佩德難忘玉几雲白娑
羅樹蒼忽然示寂眷屬傍惶噫我知龍公滅此生
蓮沼花綻金渠極樂邦萬 戊申春三月 賜進
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中極殿大學士而東沈一貫撰

明州阿育王山志卷第八下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編

鄞邑林祖述槐亭父校

阿育王寺住持東生明禪師塔銘

玉几山於東南爲禪林巨刹釋迦舍利塔在焉歲時使者香弊踵至善士之信奉者不遠數千里裹糧以來非負德望有學行者不足以居大德庚子會缺主者名師鉅德及其徒僉東生師宜處是

朝廷因命主之賜號佛日普光其爲學統會要領探索奧旨取空口湛寒爲歸趣眎爲未始有終始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七

存存返真德日以隆學子林立咸萃焉不捨去迺廣田以給樓宇廊廡剏修葺完視昔爲大備繇始居以迄于終二十有七年冲讓混融不以處大浮圖自矜識不識咸稱道之行亦懋矣哉師名德明號東生古甬東劉氏子淳祐癸卯年十六白父母願入竺乾道因往依仗錫月潭澄禪師澄叩所志亟曰將求學佛遂祝髮於景定初元二年受具戒開元寺歷扣諸方學出世法希叟曇禪師倡道雪竇命司客遊吳興見道場頑極彌禪師彌舉文殊是七佛之師甚出女定不得罔明因甚出得答曰

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彌器之匍于門居亡何
頑極遷玉几由悅衆掌鑰至元己卯瑞世昌國祖
印爲頑極嗣徒衍慶中興之退建洞雲十方蘭若
將佚老焉而玉几之命至矣密菴三傳至頑極極
之師寔大之覺悟與義具見三會錄桷待罪太史
幾三十年每一得告歸里必入城訪余相與語聚
林舊事俯仰變故至拊髀感慨曰大雄氏之教東
行入中土今所謂中庸之義世降俗遷至於紛紛
辨詰無有止息甚者或 是以務口耳本真益離
梁氏以後變逾邈數十年故老凋喪爲可憫泰定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二

下

初元余復南還見其龐眉鯨背論議益壯當湍激
漫漶砥柱中流非巋然勵行孰至於斯三年十二
月癸巳其徒奉遣書貽余明日卽示寐越八日庚
子葬寺西偏五十步邇爪髮瘞洞雲塔壽八十有
四僧臘六十七度弟子百餘人明年夏六月其嗣
法上首彌高等奉狀來謁銘誼不可辭銘曰

佛道宗顯會歸爲禪溥博微密返于真源區別証
夸乖離失權誰其振之師克紹傳證寤是則爰契
爰默懲彼躄張昭朗無跡今聞旁達遐邇攸式沛
子川增聿著吉德明命申錫于玉几山梯航繩繩

布金承顏載疏湮淪九泥障瀾胡考以長洞觀修
環化斯宏矣孰趾其微遺烈是徵靈光有煒周流
倉垠曷究始終具瞻如雲崇岡斯企彌久彌彰毋
替厥嗣揭銘堅珉千載勿圯翰林侍講學士奉政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楠撰

有元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兼住天童景
德寺佛日圓明普濟禪師光公塔銘

宋自南遷都虎林大刹相望其說法居尊席者多
蜀之大浮圖師若無準範公北澗簡公輩聲光震
耀號爲極盛 國朝旣混一宇內蜀土寧謐學佛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三

下

之士遊觀東南者何其未數數然也禪師悟光成
都之新都縣人近歲教行江左德美先哲奎章虞
公集數爲素言後以事至鄞訪師於阿育王山素
謂昔吾鄉佛照師住此山結知世化行寺興師名
適同殆非偶然於是一記矣而師示寂門人懷本
等具事狀來求銘其塔按師字公寔姓楊氏世有
文學顯仕母張氏以無子禱觀音大士夢授貫珠
一顆遂有娠及生有風雨光景之變幼則儀狀嶷
然性不好弄父母繼沒哀慟服禮如成人舅氏賢
公學佛天王寺師徃依之日以誦習爲業賢授僧

了冲度爲弟子間與同學者游處拘坐問會若素
爲禪學者年十有五詣大慈寺講席披閱鈔疏慨
然曰以名義爲宗毋乃滯於見解乎振衣出峽徧
歷大禪林至杭聞東嶼海以法器問師曰三乘十
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擬吞亟以杖
杖逐出師堅坐堂中夜半飛蛾撲燈見之卽省且
造方丈應答如響群疑頓釋師因歎曰若非及早
行脚遇善知識究明此事幾困於義解矣自是益
通內外典充淨慈記室海公遷靈隱寺師猶執侍
旣數載盡啟心要聲聞日闕至順元年平江白馬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四

寺請師開法朝夕爲學者提唱清規嚴整時論歸
之元統元年廣教都摠管府請開元寺辭弗就郡
守士民強起之屬天旱太守道章公請師說法卽
雨至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使納麟公欲盡革僧寺
宿故首舉師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先是諸僧構訟
產業淪沒過者半至餽鬻不繼師力除其蝨旬月
之間山川草木爲之改觀墾田旣復倉庾日積解
廊廡下至庖廡諸屋次第完整重建祖堂蒙堂嚴
四天王像於山門 朝廷以釋迦佛舍利所藏歲
頒金幣至是寵渥益加師悉以市林木建承恩閣

以修 上賜帝錫師號佛日圓明普濟禪師
盈千人東南禪席視全盛盡舉叢林之墜典嘗
三語以驗來者曰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因甚
見自己曰透過荆棘林是好手因甚平地上死人
無數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第幾種僧或由谷師
輒打少有契其旨者然師機鋒雖若峻絕而隨緣
開導其於誘掖接受亦得人爲多焉會天童景德
寺虛席行宣政院俾請師兼領寺事師以五日八
會說法俄得疾危坐索紙筆作書數十通別所與
遊者遺偈付弟子戒以進道勿繆爲吾家種子語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五

竟而逝至正十七年六月甲辰朔也世壽六十有
六僧臘五十有三後七日庚戌瘞諸所建鄮峰草
堂是時彌月不雨方暑熾陰雲涼風緇素送者填
塞山谷旣掩壙雲日開朗睹者莫不加歎初師居
慈蒙堂寒暑一衲淡如也諸方名德以書幣招之
皆不就虞公外家楊氏師至京師留館焉爲文送
之又爲畫像贊雪嶺西來岷峨最高橫絕江海天
風雲濤佛果一枝鳳毛麀角芳躅遠踐鄉有先覺
可以識師之所造矣若金華胡先生長孺魏國趙
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天山馬文貞公皆一時魁

士鉅人相與爲忘年交師有心要四會語行於世
間爲詩清麗可傳門人拾其藁得二卷素題曰雪
窓集蓋別號雪窓云所度弟子若干人嗣法者若
千人銘曰 岷峨山高天可捫長江發源勢崩奔
子雲著書善摘文後來方外見裔孫摩尼不遣濁
水渾天風浩蕩雲濤翻何年飛錫度海門遊觀吳
越道彌尊撞鐘說法天下聞離絕義解超語言刊
條落葉見本根裴徊玉几采芳蓀振衣太白挹朝
暎飄然長往辭塵誼萬劫不礙真性存嶙峋寶塔
毫光分穹碑篆銘照乾坤至正二十年歲在庚子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六

下

正月十五日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臨川危素撰

鄧峰西菴塔銘

建炎三年圓悟禪師辭雲居蜀學者欲俱西圓悟
曰時危峽險諸居所負濟北元氣豈可輕身試險
杲佛日見地明白與我無異有未至宜就決焉於
是卮菴顏博山本開兼東山空輩附麗佛日於歐
阜雲門氣類相感自成叢林佛日佩圓悟萬鈞之
寄祗欲深藏岩穴所至學耆爭隨之至紹興間一
十七年之遷謫千七百衆圍繞皆於佛日無與世
稱中興臨濟功其懋哉佛照禪師又以道德遭際

盛明留宿禁庭談佛法啓沃聖心以成淳熙之治
至北澗翁內外兼濟之才脫卮菴之窠曰凜積翠
之風見凡出於其門者必才德雙美應酬萬變綽
有餘裕者惟吾先師物初和尚也師諱大觀鄞之
橫溪陸氏楚國公佃農師之後父槐母周夢僧跣
足入哦曰捉月行途路何由達本鄉覺述夢脫口
卽誕時嘉太辛酉六月初十日齧齷失怙恃仲父
教育使就舉業棄之隨舅氏往從雪之道場山北
海心禪師薙髮受具首見育王無準範禪師俾掌
內記不就去依淨慈石田禪師田問曰夏何處曰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七

下

育王憨布袋在明州謗神譁鬼你來此討什麼曰
寃有頭債有主田曰你是浙僧我是川僧有何交
涉曰薄處先穿田笑曰峯堂去夏罷由侍香遷悅
衆陞掌記聲光由是日起會澗翁寓冷泉訪淨慈
兩翁夜話滾滾不絕盡發宗門之秘師同流拱立
潛聽遂倒心師事值澗翁起碧雲挈色徑往入室
次舉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師云含血喫人澗
云得恁麼大膽曰因誰致得澗云饒汝三十棒云
覆水難收澗呵曰聞見不足以當大事何不密密
體究他日翁上堂舉永嘉道圓頓教没人情師於

言下頓釋疑滯卽趨方丈未吐澗翁曰你會也師
云會个什麼翁便喝師握拳咩咩隨翁遷道場淨
慈徵詰無遺居第一座瑞世杭之法相一香爲師
拈昭所自也遷雪巖慈越象曰鄞智門特旨遷大
慈育王法席號全盛行道之餘爲大慈障海爲田
萬餘畝爲育王新衆屋百楹不自以爲功咸淳戊
辰夏染微疾而領衆不倦至六月十五日示衆卓
拄杖云尋牛須見跡諸人吃粥吃飯處折旋俯仰
處還見跡麼迹在牛還在還見牛麼露迥迥更由
誰嗚咿咿擲杖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下座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八

下

衆驚似別衆語明日忽謂左右曰吾日迫矣索紙
寫高麗國王書及檀越諸山遺書十餘幅遺物皆
自處分神色自若至十七早索浴更衣書偈曰六
十八年不同不別百骸潰散序品第一置筆笑曰
吾臂能健人信我死耶攝衣危坐良久視之已寐
其徒清泰等奉遺體葬寺西隅塔後與佛照祖塔
上下相望遺命也度弟子八十餘人得法於師門
者半之性不潔周人急見學者占小善必稱之葬
日路人出涕有謄語六冊六會語一冊凡五卷必
取七佛以下諸祖機緣拈頌代別結座示衆至大

元門人元熙由百丈來尸淨慈時雪竇住持覺明
書來請曰先師平生爲人銘其藏不知凡幾歿且
五十年塔未銘若有待於兄佯諾不敢承延祐元
年明亦寂清持續以書促曰兄從吾師最久得其
詳宜銘謝曰門人自銘師塔何以信後持請至再
曰持已八十矣礮石忍死以請其言悲而切思余
亦豈久於世者遂書其槩表於塔遂鄮峰之中釋
尊設利明月臙臙鄮之東照祖難提夜貫長虹鄮
之西綠樹蔽虧蜿蜒起伏龍躍雲隨黃金鎖骨光
恠陸離佛祖昇立神人儼圍海闊天遠終古巍巍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九 下

延祐二年六月吉日杭州路徑山興萬壽禪寺住
持嗣法門人元熙述

大千照禪師塔銘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
之宗是爲之鎔鎔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
而不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岩棲
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剝削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
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
勝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之者其我大千師
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

之家宜生上士父鈞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
尼珠師自童年亦俊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
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
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爲法器卽剃落
爲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禪院萬緣誓究
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
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
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鞏公世適提喝於
蘇之薦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
何爲師曰特來參禮耳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
向育王山志

卷八

十

下

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
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
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
既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所
迺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要師分座
以表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豔師高行
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歷戊辰出世樂清之明
慶據師子座集諸僧伽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
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
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其

不得已而聞者說縛而去至正乙未是四男之補
陀先是寺以權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辨難大迫
處之以寬慈絕弗與校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
以超出群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
補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
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照禪師赴
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識者以爲元應師
旣至群疑景附遠衆駢臻師亦憫大法凌夷孳孳
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叅學其一曰山
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上

下

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
槓骨如毘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三關最
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
築室曰夢庵因自號夢世叟揜關獨處凝塵蒲席
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初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
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
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偈已恬然化滅在菩
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七
日用茶毘法焚之耳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
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讚之且竭力爲治

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領所度弟子純一無等若干人得法弟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七日葬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真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常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驕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出語質樸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十三

下

圓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子中初橫川琪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往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蔽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石林奮興實角立東西其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如此者豈無所自而然哉廉雖不敏每以文辭爲佛事今因文妥之請故歷

叙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敷之以銘用勸方來繼
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
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寔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
宣浮翳盡歛月輪在天初分一鑑千焰交映如百
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咫尺欲
趨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瞥爾觸之凡情盡死
從抵頤師勇決其和震訊奮擲類師子兒出世爲
人澍大甘雨法雷輶輶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
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䟽來謁孰
知元微若合符節彼設利羅寶塔晝扃助我發莫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十三

靈光晶瑩翩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
結生死之關解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脩
漸退後武思勵不如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
石山樊虛空有盡斯道永存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
濂撰

有元靈隱景德禪寺明宗惠忍禪師東嶼海
和尚塔銘

人品之分學力之至其地位高下毫釐有間孝子
不能有所加諸其親弟子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師

也况乎佛氏之學以實證實悟爲則非思慮可以計度非補緝可以依希踐履之真確有識者望而辨之岐路之差殊真知者有以析之假借之私無所逃於凡目况欲無愧於作者傳信於將來者乎達磨之宗臨濟爲最盛宋之南渡豪傑不一出至其季年來東南諸大道場率其支流餘裔或以勢力相加尚或以係屬相因依而諸老之遺風殆盡矣是以執筆之士考其顛末揆諸古人未嘗無臨文之慨焉集往年遊吳與今開元住山悟光訪東嶼海於淨慈懇款篤實言不妄發簡默自處泊無阿育王山志

卷八

世情貌不踰於中人而說法之際音吐洪暢雖弱不勝衣而步履整服秀而有儀惜乎未久而遂不能有以叩其淵微也公旣歿之十三年光公在中吳與其門之學者結輯其行實以相寄予觀其初見石林肇公得法之機又與橫川珙公勘辨之說巉絕竒峭豈以意識緝綴之所能者哉明年光過臨川爲集言曰海公法席之盛自其門出世者百餘人近年諸師之門以法器相尚者之衆或未

有以過之也又曰師之塔在石林塔之左而未有銘也子爲我書之師諱德海台州臨海陳氏子

宋寶祐五年二月六日稍長常端坐不與群兒戲
父母心知其不能居俗也年十二其母舅知其爲
寒山寺僧挈與俱十四從僧安石山落髮故宋叅
政鶴山魏公之子浙西安撫克愚請禮部牒度之
爲僧且受大戒天兵至浙有卒逐之前阻水師默
禱觀音因超躍十數丈及岸而止若有挾之者然
遂免謁石林鞏公於承天石林問師如何是汝自
已擬議林便推出師乃有疑一日爲病僧市藥路
忘所向及歸值林開室問曰盡大地是金剛正體
何處著上座師擬對林卽打師卽微證呈頌自通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五

下

林遷淨慈命師爲侍者一日林舉國師三喚侍者
語問之師答云不是失却猫兒卽是失却狗子又
云是辜負不是辜負瞞人自瞞林以竹篦擊之曰
光吾宗海子也且覺庵在承天請主藏而珙橫川
遷育王師舍藏而從之川室中垂語云南山笙筍
東海烏賊師遽掩其口請師更道川以手托開云
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師拂袖便出川猶以藏鑰留
之師嘗見通北院論雪竇革徹二門機語峻快師
作長頌以申之歸天台瑞岩有竇方山因夜坐論
佛法授受之際山駭曰臨濟宗墜地久矣其在子

乎至元二十七年師出世天台寒巖寺爲石林燒
香大德乙巳受請居姑蘇楓橋寒山寺學徒雲集
郡官脫因有子爲骨鯁數月醫不愈師撫之骨卽
出又有朱氏子患迦摩羅疾創痍被面氣息忽忽
來拜師師摩頂及面七日而愈人甚神之而師淡
然無所爲也至大己酉遷岷山之東禪寺至大辛
亥武宗皇帝賜璽書金襴衣皇慶二年遷杭之中
天竺病時學人惑於聲色作二偈以戒之延祐二
年的斤丞相以淨慈大刹衆萬指屈師領之室中
垂語曰手握利刃劔因甚胡孫子不死曰咬破鉄

饅餡因甚路上有饑人又曰波斯去帽蔗咬甜頭
又曰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衆谷語皆不契
昔者淨慈災至師住山而侈備駙馬嘯玉將禮觀
音於補陀岩聞師禮觀音千拜寒暑不易邀師偕
往及至終日無所覩玉求師請之光發巖谷劃然
震動得見變相甚異玉歎曰非假師道行吾不能
有所覩已泰定二年脫歡丞相請居靈隱師平生
說法作用自如不假杖拂諸方委心焉四年丁卯
九月示微疾手書謝丞相及所知識招弟子付囑
書頌訖跏趺而化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二賜明

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傳於世此略及其一二焉
噫達磨以直指爲宗而數百年來文字轉盛然而
語嘿動容皆有所發明得之者自知悟之者不怖
然則六會之語行墨足以盡見之哉故銘其塔
銘我觀東南大清淨海高山臨淵上極空界諸佛
賢聖遊戲自在光音迴旋含攝小大應時出現其
寐不昧乃作開士秀映象外施無畏者亦其超邁
奮身絕流如影歷塊豈假舟筏將迎計載穹林千
樹孤鳳無彩一聞百悟昭徹玄解佛祖授受密契
真戒六坐道場吳越之會杖拂不施雲與雨沛嘗

阿育王山志

卷八

七

入官象馬珠貝三請彌尊法席之暇成歡久住
略不顧對弟子分布說法承派臨濟遺風慄然
待去來何心塵影何礙悲願勝行猶足垂代至正
辛丑四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
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撰

祭笑翁和尚

維淳熙八年歲次戊申三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
寅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張卽之謹以薰茗致祭
于圓寂育王堂頭笑翁禪師之靈曰師之道植淵
源山則贊之毀之皆不可得師之靈曰師之靈其萎

事關叢林非我所知憶我與師兄弟莫擬閱三十年一日相似師位南山我添周行扁舟絕江明發西陵師亦至止其載而歸翠岩之趾高風勁節從容可觀芬納堂中朝遊暮還我孰世味山深林密粗有樂地繫師之力帝念遺老尺一飛來起廢鄮峯曰往欽哉去我五年相望二舍不見兼旬我心夙夜半間亡恙尚擬相從何物二豎迺賊其躬旨哉遺言斯世良藥不鄙謂余亦有所託遺像山立英氣如存嬉笑怒罵不復可聞平生益友今焉已矣拜手几前老淚如洗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六

下

御祭澹菴和尚

維宣德十年歲次乙卯六月辛丑朔二十三日癸亥 皇帝遣行在禮部主事龍燦諭祭于故僧錄司右覺義自學之靈曰尔有戒行擢在京剎尚期久於其任而遽尔云亡茲特遣人賜祭冥靈不昧庶其饗之

祭東堂益宗和尚

住山體元

太虛之廣也而能容於萬物滄溟之深也而能納諸百川夫滄溟之深而自不以爲深故其深也莫測太虛之廣而自不以爲廣故其廣也無涯蓋若

人之管才抱德懷仁蘊義積於中著於外豈得而自跨哉惟我澹菴和尚自幼學佛出遊於方外投師擇友脩身問學歲月云遠未嘗頃懈儉而弗肆隱而弗耀厥後道克於己名著於時自然而然非用意求而得也曩在鍾山時歷膺清要與予同遊於圓菴師之門朝斯夕斯講道論義聿以承薦出主寶積間闕數年永樂間又累同應 召於南北二京復與之相處綢繆之甚日有相長之益未幾復與之登壇受具然後分座鍾山闡揚宗旨升住此山予亦忝繼斯席相聚僅逾一載 欽取擢右

阿育王山志

卷八

十九

下

街之任重大慈恩住持大教期振祖風豈料一旦而西歸哉嗚呼天與之才而不與之壽自古皆然今之忽逝實可盡傷傷吾教失此偉人也茲以函管南回用旌其世禮設陳菲筵一奠以抒吾情

澹菴安骨佛事

住山體元

引水東頭是故鄉黃金臺畔忽云亡雖當十月清霜重猶見秋花晚節香謀道重山林名揚海宇儼先輩之典形作後人之規矩風雲際會早嘗出世於浮梁雨露駢繁屢覲 天顏於帝所分座鐘山談升王几承遠召住大慈恩踞號床肆談宗旨龔

宮利人兼利已正宜一代而闡揚豈料數朝而片
矣雖然不滅不生無彼無此青青翠竹盡是真如
岌岌青山無非妙體今日歸來事若何全始全終
切骨切髓千古安然夢菴裏